



University of Tehran press

Analyzing Iranian students' common errors on C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s



Tahereh Namayeshi ✉ 0009-0003-2652-5606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aculty of Letters and Human Sciences, Shahid Beheshti University, Tehran, Iran..

Email: t_namayeshi@sbu.ac.ir

ABSTRACT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Chinese indicate the existence, appearance, or disappearance of objects or people at a specific location. Numerous research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C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s, and many native speakers of various languages have surveyed the errors made by Chinese learners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Iranian students in this area, highlighting the need for investigation. This article primarily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common mistakes made by Persian speakers when using C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s. Five main types of C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s a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sentences with "是" (shì), sentences with "有" (yǒu), sentences with "在" (zài), sentences with "V+着" (zhe), and sentences with "V+了" (le). The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obtained from Irania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ia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grammar. Using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theory and Error Analysis, the collected data has been analyzed. The resulting errors a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main types: omission, addition, substit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tudying these errors not only aids Iranian learners of Chinese in their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cess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to educators in selecting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the organization of classes and training courses in this field.

ARTICLE INFO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24 September 2022
Received in revised form 29 November 2022
Accepted: 11 December 2022
Available online: Autumn 2023

Keywords:

Contrastive Analysis theory, Common errors, Chinese language, Error analysis, Existential sentences

Namayeshi, T. (2023). Analyzing Iranian students common errors on C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13 (3), 475-493. <http://doi.org/10.22059/jflr.2023.359343.1038>



© The Author(s).

Publisher: The University of Tehran Press.

DOI: <http://doi.org/10.22059/jflr.2023.359343.1038>

摘要

汉语存现句是表示某个处所存在、出现或消失了什么人或事物的句子。到目前为止，对于汉语的存现句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不同语言母语者学习汉语存现句的偏误已经做了不少研究，但面向伊朗学生的研究很少，因此需要国别化。

本文主要目的是归纳和总结伊朗留学生习得汉语存现句时出现的各种偏误及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为此，选取了汉语存现句的五种最主要的句式，包括“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V+着”字句和“V+了”字句，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在中国留学的伊朗留学生进行研究分析。随后，利用对比分析理论和偏误分析理论，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出现的偏误主要分为四类：遗漏、误加、误用和错序这四大类。通过分析这些偏误不仅能找出伊朗学生习得汉语过程的难点，而且对提高教学水平和学习水平有所帮助。

关键词：偏误分析，对比分析，存现句，汉语，偏误

绪论

第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差异必定会给第二语言的学习带来困难，导致错误的产生。因此留学生在习得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偏误。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随着第二语言学习领域的研究进展，对于外语学习者在使用第二语言会出现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越来越受到关注。偏误分析一方面会提高错误的地位，转变我们对错误的看法；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在教学中根据学生错误的原因进行纠正和避免更多偏误的出现。

本研究旨在通过使用与第二语言习得和语言学相关的理论，以及对比分析和错误分析理论，对伊朗学生在使用中文存在的常见错误进行研究，并回答以下问题：伊朗学生在使用中文时常见的错误是什么？这些错误发

生的原因是什么？在学习和使用中文的过程中，伊朗学生是否表现出偏好特定模式或模式组合？

希望通过研究和分析这些错误和倾向，有助于理解语言学习过程，并帮助教育从业者在教授中文存在的句子结构方面提供更实用的方法，以支持波斯语学习者的学习进程。本研究的假设基于对比分析理论，它认为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者倾向于将母语的特点转移到他们的第二语言口语中。另一个假设是，除了母语影响外，伊朗学生在中文学习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可能包括中文复杂的语法结构或缺乏与波斯语学习者错误相应的专业教育等。因此，本研究使用错误分析理论来证明这些假设。

研究综述

关于存现句的构成成分，许多研究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本文用范芳莲（1963）的观点，把存现句分为A、B、C三段。语法学界对汉语存现句的每一个部分已经进行了很深入的分析，并分别阐述了这三段的特点。学者们对处所名词或“名词+方位词”，如：“桌子上、北京”、处所代词，如：“那里、这里”、方位词，如：“上面、前面”出现在存现句A段的看法都基本一致，认为这些成分可以充当存现句的A段，但是他们对介词是否可以出现在存现句的句首和出现在存现句A段名词前边的“靠、沿”等是属于介词还是动词，构成介词短语还是动宾短语看法是有分歧的。

汉语存现句B段都是以动词为主体构成的。程华明（2007）认为这些动词应该具有存在性，出现性和消失性的意义。表示存在性的动词，如：“是、有、放、挂等”、表示出现性的动词，如：“来、呈现等”、表示消失性的动词，如：“丢、死、少等”。贾真珠（2012）认为能够出现在存现句中的动词很多，主要分为两类：1. 关系动词2. 动作动词。存现句中出现的动词有“是”、

“有”、“在”等。这些动词本身没有动作性，只表示存在关系，无法表示存在方式。而存现句中出现的动作动词，动作性被大大弱化，而状态性得到加强。主要以“动词+着”、“动词+了”、“动词+过”等这样的方式存在于存现句当中。本文选择了汉语存现句的5种最主要的动词“是、有、在、V+着、V+了”进行了偏误分析。选择这些句式的原因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对存现句的范围还没有一个一致的观点，但是对有些句式有共同的想法，大家觉得这些句子都属于存现句。上面的这五种句式都属于这种情况。再说存现句B段的动词一般是单音节的，但是在句子当中动词不能是单个的形式，前后要有其他的成分，助词“着”和“了”最为常用。因此这也是要研究存现句“着”和“了”字句的重要性。

汉语存现句的C段大部分由名词性词语充当，也有以代词充当的情况，但数量很少。它们在句子当中有宾语的性质。大部分情况下存现句C段名词前要有数量词语。

为了了解外语学习者在使用中文存在句时出现的错误以及错误产生的原因，许多学者对这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以下是对其中一些研究的综述：

范晶媛（2011）通过对朝鲜族学生和韩国留学生汉语存现句习得的问卷调查，对他们的偏误类型和出现这些偏误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并提出了针对这些偏误应该采取的教学对策。她认为存现句的偏误多表现为：介词误加“在”和“从”的偏误；处所词使用偏误；出现“有”字句、“把”字句、“被”字句、祈使句等代替存现句的偏误等。他认为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大多是受韩语母语的干扰。比如方位词偏误的原因在于汉族和韩国人在认知方面有一定差异，物体与空间的位置关系需要跟留学生进行适当说明，否则就会出现“*桌子下摆着椅子”、“*头发上插着草棍”这样的偏误。再比如韩

语是形态丰富的语言，韩国留学生在表达汉语时会把他们的语言思维带入表达。

裴氏秋琼（2012）对越南语的存现句特点进行了研究，指出越南语的存现句是一种没有主语的特殊句式，存现句的前段是状语，处所词语位于介词“在”后。两种语言表达手段的差异导致越南学生学习汉语存现句时出现遗漏、误加、误用和错序等四种偏误。她认为越南学生学习存现句时，产生偏误最主要原因是“语言迁移”和“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语言迁移包括母语负迁移和目的语知识的负迁移。她认为大学时期学生应该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但是她所调查过的越南学生都是大学生一二年级的学生，都是刚从高中毕业的，还比较适合高中学校所给予的教学方式。因此学生的学习策略会影响到越南学生掌握汉语有存现句的习得。

邢璐（2009）通过对欧美留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后发现，学生掌握最好的句型是“有”字句。原因在于英语属于有标记语言，表示“拥有”和“存在”的语义是由不同的动词来表示，而汉语属于无标记的表达方式，这两者都用“有”来表示，因此对欧美国家的学生来说更容易习得。调查结果还表明学生对“是”字句缺乏了解，错误率比较高。主要原因在于“是”字句的理解难于“有”字句，包含着更多的附加义，导致学生容易混淆。欧美国家出现的偏误种类主要是遗漏“有”、“在”、“着”、“处所词”，“方位词”；误用动词和主语；误加“在”、“方位词”；语序不当。她认为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主要在于母语负迁移及语内干扰、教材、教师误导、语体因素。她在存在句偏误原因上还引入了性别因素和年龄因素两方面。

通过对CNKI及学校图书馆及伊朗国内的相关书籍的查阅，发现针对伊朗留学生汉语存现句偏误分析的文章及著作几乎为零，因此，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理论、偏误分析理论及二语习得相

关理论对伊朗留学生存现句偏误的研究，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偏误类型及偏误原因，并结合本人自身学习汉语的经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伊朗学生学习存现句提供一些参考。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以在中国留学的伊朗学生为调查对象，考察伊朗学生在使用汉语存现句时有哪些特点和偏误，并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些特点和偏误的原因。我们共选择了45名汉语水平为中级和高級的伊朗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在中国留学的被试者，主要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但因为人数不足从其他学校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加入一些学生。被试者学习汉语的时间从一年到七年不等。本问卷只调查了存现句的肯定句式，没有涉及否定句式。选取了汉语存现句的五种最主要的句式，分别如下：

句式1：处所词+有+名词

句式2：处所词+是+名词

句式3：名词+在+处所词

句式4：处所词+动词+着+名词

句式5：处所词+动词+了+名词

要注意的是句式4，“V+着”一共包括两种句式“静态存在句”（“着”和“了”可以互换）和“进行体动态存在句”（“着”和“了”不能互换）。句式3“V+了”一共包括“完成体动态存在句”和“完成体动态隐现句”句式5动词后边的“了”都不能换成“着”。

根据四种主要的偏误种类“遗漏、误用、误代、错序”调查问卷主要设计了四种题型：选择、排序、翻译、看图说话（描述房间）。

选择正确答案题：主要考察学生对汉语存在句“有、是、在”字句的掌握情况。

排序题：主要考察学生对“着”和“了”的掌握情况。进一步考察汉语存现句与波斯语表示存现的句子的不同语序对学生是否有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对哪种句型的影响更大，是否存在“错序”现象。

斯语表示存现的句子的不同语序对学生是否有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对哪种句型的影响更大，是否存在“错序”现象。

翻译题：目的是考察学生对存在、出现和消失语义的理解，对各种存现句的接受情况，还考察他们表示处所名词如方位词的使用情况。

看图说话：这道题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学生在给定语境的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哪种句式来描述事物。

研究成果

在这部分中，我们将调查伊朗学生在中国学习时对中文句子的掌握程度以及出现4个主要错误的原因。

1. 调查数据统计

由于本调查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道题是客观题，第四道题是主观题，因此我们将前三道题作为一个部分统计，最后一题主观题作为一部分统计。统计结果分别如下：

表1. 伊朗留学生汉语存现句客观题偏误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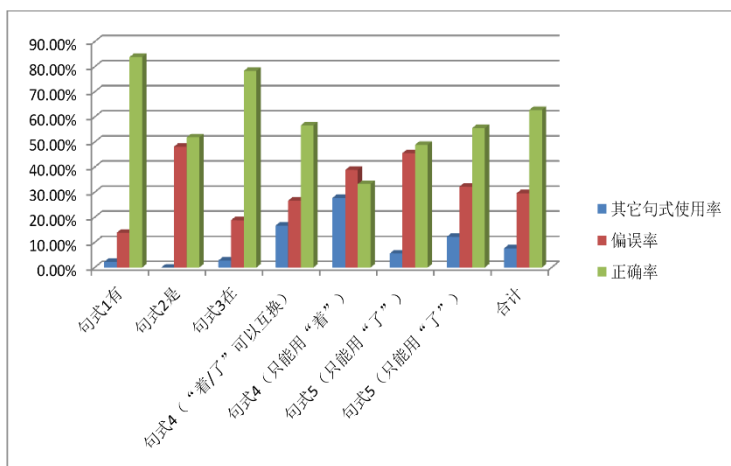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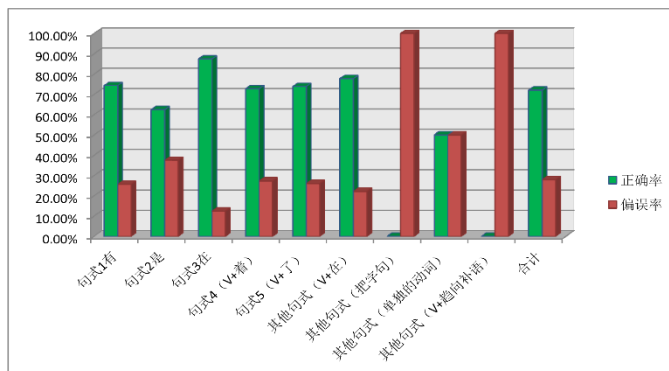


表2. 伊朗留学生汉语存现句主观题偏误统计表



从表1中可以看出, 客观题中句式1的正确率较高, 比例为83.89%; 其次是句式3, 正确比例较高, 为78.33%; 句式2的偏误率相对较低, 为51.85%; 句式4相对复杂, 包括“着\了”可以互换的句子和只能用“着”的句子, 其中“着\了”可以互换的句子共有90个, 收集到48个正确的句子, 正确率为53.33%, 只能用“着”的句子同样有90个, 但是正确率仅为33.33%, 句式5同样也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只能用“了”的隐现句, 第二类为只能用“了”的存在句, 其中第一类共有90个句子, 正确的句子为41个, 正确率为48.89%, 第二类同样是90个句子, 正确率比第一类略高, 为55.56%。由此可知, 选择、排序和翻译题当中伊朗学生能够正确掌握存现句的顺序为: 句式4(只能用“着”) < 句式5(只能用“了”的存在句) < 句式2是 < 句式5(只能用“了”的隐现句) < 句式4(“着\了”可以互换) < 句式3在 < 句式1有。

从表2中可以看出, 伊朗学生在描述一个房间里东西位置的时候, 需要自己选择句式并进行造句时, 使用句式1“有”字句最多, 使用句式3“在”字句最少。但是使用句式3“在”字句时正确率最高, 为87.50%; 句式1“有”字句的正确率相对也较高, 为74.36%; 句式2的正确率相对较低, 为62.50%; 句式4与句式5的偏误率相当, 分别为72.73%、73.91%; 值得注意的是, 学生也使用了少量其他句式, 例如“V+在”、“把”字句、“单独的动词”和“V+趋向补语”这四类, 其中“V+在”句式的正确率最高, 为77.78%, “把”字句和“V+趋向补语”正确率为0, “单独的动词”正确率为50%。综上可知, 学生在主观题方面, 有时用存现句, 有时用其他句式, 其中存现句的学习难度依次为句式2“是”字句 > 句式4(V+着) > 句式5(V+了) > 句式1“有”字句 > 句式3“在”字句。

2. 伊朗学生学习存现句的偏误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 我们还是根据第一章所说的按照范芳连的观点把存现句表示处所方位词的结构称为“存现句A段”, 把动词部分称为“存现句B段”, 而把数量名词部分称为“存现句C段”。伊朗留学生汉语存现句的偏误主要集中在B段的偏误上, 其次集中在对A段的表示处所方位词的词语偏误上, 偏误最少的是存现句C段。要注意的是调查问卷里边伊朗学生造的存现句当中, 每一个句子可能同时出现一个以上的偏误类型, 比如: “*从书架上丢着一本书”这个句子当中出现的偏误除了动词后边误用“着”以外还有句首误加介词“从”的偏误。本文在解释每一段的偏误类型, 分别解释属于那段的偏误。根据每段的偏误我们将伊朗留学生的偏误类别排列如下:

2.1. 调查问卷第一、二、三题客观题的分析

2.1.1. 存现句A段的偏误类型

(1) 误加“介词”

正确的句子	错误的句子
1. 书架上少了一本书。 (翻译题)	*从书柜里少了一本书。

存现句句首可不可以加上介词大家的观点不太一样。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存现句句首不能加上介词, 如范晶媛(2011)采取界定存现句的比较严格的标准, 认为A段加上介词后, 句子的性质会发生变化, 不应界定为存现句。他认为存现句A段的处所词前加上介词后, 就形成介词短语做句子的状语, 取消了处所词做主语的地位, 那么句子就会缺失主语。也有人认为存现句位于句首, 表示处所词语前出现“在、从”等介词以后, 句子并没有错误, 但是中国人一般不怎么用, 感觉不是很自然。

如果我们将存现句句首使用介词“从”视为错误的话例(1)出现偏误的原因是母语负迁移。Raheleh Mahdi Birghadaran和

Ali Darzi (2011年) 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删掉方位词之前的介词的可能性取决于两个因素: 1. 介词和方位词之间是否存在语义兼容性; 2. 动词的语义类别; 具体来说, 当表示空间的介词和其后边的方位词之间存在完全匹配的意义, 并且相应的意义完整, 则无论句子中的动词类型如何, 都可以省略表示空间的介词。当表示空间的介词与其后的方位词之间没有完全的语义匹配和相应的语义填充时, 能否删除介词取决于动词的语义分类。

从例(1)能看到, 我们无法删掉句首的介词“从/از”, 因为介词“从/از”和后面的方位词“里/داخل”之间没有完全语义兼容性, 因此介词“从/از”能否删掉取决于动词“减少/کم شدن”的语义类别。根据Abolhasani Chimeh的看法, 介词“从/از”的语义特征包括“从源头移出”、“从源头分离”和“从源头退出”。介词“从/از”和动词“减少/کم شدن”都包含了“从源头分离”和“从源头退出”两个特征, 但“从源头移出”这个语义特征我们只能通过介词“从/از”来表达。这说明介词“从/از”和动词“减少/کم شدن”之间没有语义兼容性, 因此介词“从/از”不能从句子中删除。

受到语义影响, 大部分伊朗学生习惯性在句首加上“从”来表示动作地点的变化, 因此出现偏误。

(2) 遗漏“方位词”

正确的句子	错误的句子
2. 医院旁边的马路上挤着/了很多人。(排序题)	*医院旁边的马路挤着很多人。
3. 车站在东门外面。(排序题)	*车站在东门了。
4. 门前修了一个岗楼。(排序题)	*岗楼修着一个门。

5. 书架上少了一本书。(翻译题)	*从书架少了一本书。
-------------------	------------

例子(2)、(3)和(4)都是排序题, 句子需要出现的词语都已经给了, 只不过它们的顺序被打乱了, 因此排序题出现方位词遗漏的偏误原因是学生本人不注意出现的错误。

例(5)出现的偏误原因主要是因为母语负迁移造成的。Mehdi Beiraghdar & Raziye Darzi (2011) 提到如果在句子当中能感觉到“空间”这个概念的话, 表示空间的介词能删掉。“از داخل قفسه کتاب یک کتاب کم شده است”直译“从里边书架一书少”这个句子当中表示空间的词语“از/داخل”能删掉, 原因在于介词“از/从”的存在。这个介词本身有空间的概念, 所以词语“از/داخل”的出现是自选的。

(3) 误用“方位词”

正确的句子	错误的句子
6. 沿街摆着/了很多地毯。(翻译题)	*街道的旁边摆着很多地毯。 *在大街旁边摆了很多地毯。
7. 书架上少了一本书。(翻译题)	*书柜上丢了一本书。 *书架里少了一本书。
8. 水上漂着一群鸭子。(翻译题)	*水上面漂着一群鸭子。 *一堆鸭子漂在水面。

偏误原因主要是波斯语中处所词语介词搭配和汉语处所词方位词搭配不一样, 伊朗学生必须把它作为新项目重新习得。再说词典编著不仔细也会影响到学习者的理解, 如: 例(8)出现偏误的原因主要是词典编著不仔细造成的。《汉语波斯语词典》第 728 页在解释“面”时列出其中一个意思是“表

面”，它举的例子是“水面”而把它翻译成“روی آب/水上”。词典这种忽略态度造成了学生对“面”的错误使用，学生把“面”作为一种方位词来使用，认为“水面上”是方位词的重复。

2.1.2. 存现句 B段的偏误类型

(1) 遗漏“着”或者“了”

正确的句子	错误的句子
9. 医院旁边的马路上挤着/了很多人。(排序题)	*医院旁边的马路上挤很多人。
10. 沿街摆着/了很多地毯。(翻译题)	*马路旁边放很多地毯。
11. 在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芳香。(排序题)	*淡淡的芳香在空气中散发。 *空气中在散发淡淡的芳香。
12. 书架上少了一本书。(翻译题)	*书架里面差一本书。
13. 在五道口撞了一个人。(翻译题)	*一个人在五道口被撞。
14. 门前修了一个岗楼。(排序题)	*高楼前修一个门。

以上例子的偏误在于动词后面没有任何成分，而存现句的动词一般不能是单个动词，应该加上其他成分，如“着”或者“了”。这次调查当中遗漏“着”或者“了”的偏误主要出现在排序题和翻译题当中。排序题我们要求学生根据所给的词语造句，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加上“着”或者“了”。由于波斯语中没有相对于“着”和“了”的词语，所以对伊朗学生来说学起来比较困难，再说汉语的“着”和“了”本身用法比较复杂，而且在课堂教学当中老师们更重视“着”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用法，而很少给学

生讲存在句里边表示动作产生的状态义。“了”主要重视动作完成的的意思，而忽视在存现句当中“了”的完成义已经不明显，主要体现出“状态”义。因此遗漏“着”和“了”的偏误主要是教学因素和学生对目的语规则掌握不够造成的。

(2) “有”、“是”、“在”的误用

正确的句子	错误的句子
15. 窗外是一片春光。(选择题)	*窗外有一片春光。
16. 浑身上下满是尘土。(选择题)	*浑身上下满有尘土。
17. 北京有许多古老的建筑。(翻译题)	*在北京是许多旧楼。 *很多老的地方是在北京的。
18. 学校外面有许多饭店。(选择题)	*学校外面是许多饭店。
19. 学校里边有银行和邮局。(选择题)	*学校里边是银行和邮局。
20. 邮局在足球场的东边。(翻译题)	*邮局是足球场的东边。 *邮局是在足球场的东边。
21. 车站在东门外面。(排序题)	*外面在东门是车站。
22. 博物馆在马路的东边。(选择题)	*博物馆是马路的东边。
23. 王云山在教室。(选择题)	*王云山是教室。

以上例子的偏误原因主要是目的语规则掌握不够造成的。汉语表示存在的动词一共有“有”、“是”和“在”，在波斯语当中只用一个动词，就是动词不定式“بودن”的变为形式来翻译。因此伊朗学生在学习汉语“有”、“是”、“在”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例(15)、(16)、(17)、(18)和(19)都是存在动词“是”和“有”的误

用。本文在第二章里已经解释过“是”和“有”表示存在的时候之间的区别。“是”字句里的存现主体是已知、确定、唯一的存在，而“有”字句使用的范围更为宽泛。所以例子(15)的存在主体“一片春光”占据了窗外的空间，而在那个空间是唯一的，例(16)句子当中出现了“满”表示存在主题“尘土”的唯一性，所以两个句子当中应该使用的动词是“是”而不是“有”。例(17)句当中的动词应该用“有”，而伊朗学生误用了“是”，原因在于波斯语除了人可以“领有”，专有名词如“北京、学校”等如果前边没有介词“在”的话也可以“领有”，再说汉语里的动词“有”即表示“存在”又表示“领有”。问卷里的翻译题第一小题，我们让学生把波斯语的句子“در پکن ساختمانی های قدیمی زیادی است”直译“在北京建筑古老许多是”翻译成汉语。因为句子当中有介词“در/在”而且动词是表示存在的“است”相当于汉语的“是”所以学生容易出现错误。

问卷的选择题的第三和四小题“学校外面有许多饭店”和“学校里面有银行和邮局”的存在主体“许多饭店”和“银行和邮局”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使用的动词应该是“有”而不是“是”，但例(18)和(19)表明学生对这两个动词的特点还不是很了解。

上面的例(20)、(21)、(22)和(23)是含“是”的存在句和“在”字句的混淆。“是”和“在”都可以表达存在的意思，而且存在的人或事物都是确定的、已知的，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语序不同。所以留学生容易出现错误。

(3) 误用“着”或者“了”

正确的句子	错误的句子
24. 在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芳香。(排序题)	*在空气中散发了淡淡的芳香。

25. 门前修了一个岗楼。(排序题)	*门前修着一个岗楼。
26. 书架上少了一本书。(翻译题)	*从书架上丢着一本书。

例(24)和(25)在调查当中是排序题，要求学生在造句的过程中，如果句子需要使用“着”或者“了”的话就加上。“在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芳香”在波斯语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达。第一是现在完成时，表示动作已经结束，但是动作的影响到现在还在。汉语的“了”用法很广，学起来比较困难。再说由于波斯语动词有时态，伊朗人往往把汉语的“了”作为表示过去的成分来使用。所以他们认为句子如果表示现在完成时的话，动词后边应该加“了”。第二种表达是现在将来时，表示眼下正在发生的动作。这个时候学生会用“着”表示动作的持续。

(4) 误用“动词”

正确的句子	错误的句子
27. 书架上少了一本书。(翻译题)	*一本书从书架被失踪。
28. 水上漂着一群鸭子。(翻译题)	*一群鸭子在水上游泳。 *水上流着一系列鸭子。 *水上飘着一些鸭子。

例(27)和(28)的偏误原因主要是因为对目的语规则掌握不明晰和补偿策略的中介语种类造成的。补偿策略的中介语指的是学习外语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目的语的规律所做的不正确地归纳与推论而产生的一个语言系统，这个语言系统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又区别于他所学的目的语。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漂”字的解释，给“漂”定这样的解释。“漂”表示浮在液体表面顺着液体流动或风吹动的方向移动。

这次调查学生误用的动词主要是“飘”和“游泳”，还有少数学生使用了“流”作为动词。“飘”的意思是随风摇动或飞扬。“游泳”是人或动物在水里行动（不会水的动物叫游泳，比如“狗”可以游泳但是“鱼”不可说游泳）。所以能看到学生因为这些词的用法掌握不清晰，做了不正确的归纳造成了这样的偏误。

(5) “着”和“了”的误加

正确的句子	错误的句子
29. 学校里边有银行和邮局。（排序题）	*学校里边有银行和邮局了。 *学校里边有了银行和邮局。 *学校里边有着银行和邮局。
30. 那座红色的大楼东边是体育馆。（排序题）	*那座红色大楼的东边是体育馆了。 *体育馆是那座红色大楼的东边了。 *那座红色大楼东边有着体育馆。
31. 车站在东门外边。（排序题）	*车站在东门外边了。 *车站在了东门外边。 *车站在着东门外边。
32. 北京有许多古老的建筑。（翻译题）	*北京有了很多旧的楼。

造成以上的这些偏误主要是因为目的语规则泛化造成的。学生在学习“着”和“了”的用法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两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它们，而且它们跟那些动词能

组合，在说在目的语中也无法找到根源，所以认为由于汉语的“着”和“了”尤其是“了”用法很广泛，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使用，所以不管要使用的动词后边能不能跟“了”搭配，就盲目的在所有的句子当中尤其是句尾会加上它。

(6) 误加“被”

正确的句子	错误的句子
33. 沿街摆着/了很多地毯。（翻译题）	*路边被放了很多地毯。

例（33）出现的偏误是母语负迁移造成的。第二章在解释波斯语表示存现的句子当中已经提到了，句子的主语是施事代替者的时候，也就是说动词没有施事主语的话那个句子的动词是被动式动词。

2.1.3. 存现句 C段的偏误类型

(1) 遗漏“量词”

正确的句子	错误的句子
34. 在五道口撞了一个人。（翻译题）	*一人在五道口被撞了。

波斯语的数词可以直接跟名词相结合，但是汉语里不可以，它们中间必须加上量词。波斯语书面语或者正式场合当中如果数名短语里的名词是表示“人”的话前边要出现的量词是“نفر”或者“تن”。这个时候有一种情况是，量词不用出现，如：“دو نظامی آمریکایی (نفر)”直译是“两(个)军人美国人”正确翻译是“两个美国军人”，另一种情况是，量词会替代名词，如：“از کلاس ما یک نفر (هم کلاسی) رفت”直译是“从班我们一人(同学)走”正确翻译是“从我们班上走了一位同学”。例（34）出现的错误也是因此而出现的。

(2) 误用“量词”

正确的例子	错误的例子
35. 书架上少了一本书。（翻译题）	*书架里的书少了一个。

36. 在五道口撞了一个人。(翻译题)	*五道口一位人被撞了。
37. 水上漂着一群鸭子。(翻译题)	*水上游着一批鸭子 *水上漂着一队鸭子 *水上流着一系列鸭子。 *水上有一团鸭子。

例(35)偏误出现的原因是目的语规则泛化和教学因素造成的。外国留学生在习得汉语量词的时候因为对这个语法点掌握不熟练,不太了解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量词,使用的时候会出现障碍,所以把他们所知道的语言规则如量词“个”推到他们不熟练的

语言规则上,造成的偏误。再说在课堂教学当中老师们在解释量词“个”的用法时,为了便于留学生的理解往往把它介绍为通用量词,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还有一些教师对留学生在交际中使用称呼语的偏误表示还可以,认为不用纠正,或者因为是留学生,而可以原谅。根据《现代汉语八百词》“个”是通用个体量词,用于没有专用量词的事物,但是也可以用于某些专用量词的事物。老师们这种回避和“过分”原谅的态度导致留学生对汉语称呼语的了解和使用相对有限。另一个原因是例(36)和(37)偏误出现的原因是对目的语规则不明晰造成的。

2.1.4. 错序

错序偏误指的是由于句子当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成分放错了位置造成的偏误。

正确的句子	错误的句子
38. 那座红色的大楼东边是体育馆。(排序题)	*那座红色的大楼是体育馆东边。 *体育馆是那座红色的大楼东边。 *那座体育馆是红色大楼的东边 *东边的那座是红色的体育馆大楼。 *体育馆东边的那座大楼是红色。
39. 车站在东门外面(排序题)	*东门车站在外面。 *东门在车站外面。 *车站在外面东门。
40. 医院旁边的马路上挤着/了很多人。(排序题)	*医院旁边的马路上很多人挤着。 *医院的旁边马路上很多人挤了。 *马路上的医院旁边挤了很多人。 *马路上旁边的医院挤了很多人。 *马路旁边的医院上挤着很多人。 *马路上医院的旁边挤着很多人。 *医院的马路旁边上挤着很多人。 *旁边医院的马路上挤着很多人。 *上马路的很多人挤着医院旁边。 *马路上旁边的医院挤很多人了。
41. 在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芳香。(排序题)	*淡淡的芳香在空气中散发了。 *芳香在空气中淡淡的散发着。 *空气的芳香在淡淡着散发。 *芳香淡淡的散发了在空气中。

	*散发在淡淡的空气中的芳香。 *在淡淡的空气中散发着芳香。 *在淡淡的空气中散发了芳香。 *淡淡的芳香在空气中散发。
42. 我们班来了一个新老师。(排序题)	*我们班来一个新老师了。 *我们新班来一个老师了。 *我们新班一个老师来了。 *我们班一个新老师来了。
43. 门前修了一个岗楼。(排序题)	*岗楼前一个门修了。 *一个岗楼前门修着。 *岗楼修了一个前门。 *一个岗楼修了前门。 *修了一个岗楼前门。 *前门修着一个岗楼。
44. 书架上少了一本书。(翻译题)	*从书架里一本书少了。 *书架上的一本书丢了。

错序偏误主要出现在排序题当中。偏误原因主要是母语干扰和对目的语规则掌握不够导致的。据上所示大概每一道题都出现了动词的语序错位的偏误，伊朗人习惯把动词放在句尾。这是因为汉语属于SVO型语言，而波斯语的语序是SOV。由于母语的干扰，他们在使用汉语时就可能造成这样的偏误。

学习者对目的语规则泛化而导致的搭配不当、造成语义偏误。比如例(41)学生盲目地搭配了形容词“淡淡”和名词“空气”，根本没考虑空气不能用淡淡来形容。

2.2. 调查问卷第四题主观题的分析

根据表5“伊朗留学生汉语存现句主观题偏误统计表”能看到在要求学生自由造句时伊朗学生更倾向使用的句式按总用例的高低将各个句式进行排列，如下：

句式1(有字句) > 句式4(V+着) > 句式2(是字句) > 句式5(V+了) > 句式3(在字句)

按正确率的高低将各个句式进行排列，如下：

句式3(在字句) > 句式1(有字句) > 句式5(V+了) > 句式4(V+着) > 句式2(是字句)

原因首先在于使用教材的输入频率。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在初级阶段对存现句的“有”字句、“是”字句和“在”字句的使用率相当多，随着学习时间的增多，输入的知识也增多，那么“V+着/了”及其他句式的使用率也增多。伊朗学生使用“有”字句的频率最多的原因是因为汉语中表示“领属”和“存在”的概念都可以用同样的动词“有”，也就是说汉语属于无标记语言，而波斯语表示这两种概念使用的动词不一样，也就是说波斯语属于有标记语言，所以伊朗学生学习汉语的时候更容易掌握“有”字存在句的结构。“V着”字句排在第二位的原因是“着”字句是汉语当中最典型的一个语法点。学生们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就能学到“着”字句的特点和用法，而且在课堂上或者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到该句式，因此“着”字句对学习汉语的学生并不陌生。所以使用的频率相当高。

结语

汉语存现句是一种很特殊的句式，它和一般的汉语主谓句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很多学习者掌握不好汉语存现句，避而不用，一用就错，伊朗学生也不例外。本文主要针对5种句式对伊朗留学生的偏误进行了研究，首先对汉语和波斯语存现句的句法和语义特征进行了对比，然后通过调查问卷对伊朗学习者汉语存现句的偏误进行分析，总结出了伊朗学生出现偏误的原因。

调查结果表明被试者在学习存现句时，每一段出现的偏误主要有遗漏、误代、误用和错序。伊朗学生出现这四种偏误的原因有：母语负迁移、母语规则掌握不够、目的语规则泛化、补偿策略的中介语、教学因素等。

References

- Estaji. A. (2009). Verb Tenses in Modern Pers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 Khorasan Dialects*. 1(1), 93-108. (inPersian)
- Anvari. H. (2022). *Persian Grammar 1*. Tehran. Fatemi Publication. (inPersian)
- Anvari. H. (2022). *Persian Grammar 2*. Tehran. Fatemi Publication. (inPersian)
- Rahimiyan. J. (1999).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of Shiraz University*. 14(28), 41-52. (inPersian)
- Rezaei. V. (2012).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Stative Verbs in Pers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 Khorasan Dialects*. 4(7), 23-38. (inPersian)
- Farshidvard. Kh. (1972). The Verb "بودن" (to b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Persian. *Journal of Vahid*. 7(106), 780-789. (inPersian)
- Parvizi. P. (2019). Analysis of common mistakes in learning the Spanish Languag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9(2), 399-422. (inPersian)
- Sadeghi Sahlabad. Z. (2021).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ussian linguist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11(2), 296-310. (inPersian)
- Joorbonyan. A; Madani. D. (2022). Investigation High-frequency Errors of Speakers in Learning and Using Prepositions of Persian Language (Study and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ian Language Teaching Studies*. 7(12), 283-318. (inPersian)
- Beyraghdar. R; Darzi. A. (2011). Removing prepositions before the noun of locality. *Journal of Poetry Studies (Boostan Adab)*. 4(10), 139-166. (inPersian)
- 程华明 (2007) 汉语存现句及其英译研究,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范芳莲 (1963) 存在句. *中国语文*. 第5期。
- 范晶媛 (2011) 韩国留学生汉语存现句偏误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高霞 (2006) 对比分析理论与第二语言教学.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第3期。
- 贾真珠 (2012) 汉韩存现句比较研究. *扬州大学学位论文*。
- 刘俊莉 (2006) “是”字存在句的表义模式及量类型研究.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吕叔湘 (1984) *汉语语法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2010)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丁声树 (2012) *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裴氏秋琼 (2012) 越南学生习得汉语存现句的偏误分析.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潘文 (2003) 现代汉语存现句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潘文 (2006) *现代汉语存现句的多维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任鹰 (2000) 静态存在句中“V了”等于“V着”现象解析.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 阮氏黎（2006）汉-越语“有”字存在句对比研究.师范大学。
- 王建军（2003）*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 邢璐（2009）欧美留学生习得存在句偏误分析.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叶奕良、张鸿年、曾延生等（1989），*汉语波斯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